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中國一詞之義界

義界，是語言學的術語，指一個詞語的定義。中國一詞的定義，可詳細亦可簡約。日前有朋友問：「中國」兩字連用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年代，遂草本文。

1963年在陝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何尊」，是「中國」兩字連用的最早物證。何尊鑄造於約三千年前西周初期周成王時，是現時國家規定第一批禁止離開國境展覽的一級國家文物。

國學大師王國維(1877年-1927年)提出「二重證據法」，主旨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相印證。出土文物來自地下屬前者，也就是考古證；傳世經典都在紙上屬後者，也就是文獻證。何尊描述的中國，就是今天中國人都熟知的「天下的中心」。

中國一詞的定義，無論在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都可以分為三重概念。第一是地域的中國。在今天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領土，東至東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北至黑龍江內蒙古，南至海南省三沙市。但是在夏商時期，中國的範圍只限於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主要是今天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四省。到了周代，陝西地區也算是中國了。不過近數十年的重大考古發現，刷新了我們讀史者的認知，夏商周三代的「中國」，諒來起碼還得要加入長江流域地區，也就是古書有談及的「蠻夷之地」。中國也有些地方在古時不屬中國，後來才加入中國大家庭，較遲的有新疆、西藏等省區。

此外，還有古時屬於中國，因為歷史發展的因素成為我們鄰國的國土。如朝鮮、韓國和越南等主權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合稱「漢四郡」，在漢

武帝時納入中國版圖；今天朝鮮的首都平壤原屬樂浪郡、韓國的首都首爾原屬真番郡。還有越南首都河內原屬漢之交趾郡，漢廷南端的九真郡、日南郡都在今天越南北部。

中國的第二重意義是政治的中國、法理的中國，以中國的合法政府為代表。在今天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外交事務，當然由中國政府代表人民執行了。

中國的第三重意義是文化的中國。一國族之文化是該國族所有成員生活方面面的總和。除了種族血緣之外，還體現在語言文字、學術思想、典章制度、風俗習慣，以至衣食住行等等。

近二三十年，香港和台灣兩地的中國小孩受到大規模「去中國化」的謊言鬼話連綿「洗腦」。我們不再吃教育這行飯的人，實在不可能長時間嚴密關注我們的基礎教育。現在兩地有些無知小孩，祖上都是中國人，日常在說中國話，寫中國字、吃中國菜、過中國節，卻不認祖宗，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數十年來外部勢力搞的「和平演變」，終於在特定範圍內見效了。

如前述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之類的常識，過去也寫過些，今時還得要再寫。金庸小說《笑傲江湖》寫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勸恆山派門人，要趕緊找到令狐沖，否則給「魔教」先找上了，令狐沖就要加入「魔教」了。今天受「台灣」、「港獨」洗腦的中國小孩，當然及不上令狐沖對恆山派那麼重要，不過每一個迷失了的中國小孩，還該盡力讓他們回頭是岸，莫入魔教。

朋友問起「中國」一詞的來源，這就借題發揮一二吧！



人生邊關處 董公

盼望的清晨

我是在一次課外活動中認識小裕的。他臉上連成片的痘痕，即便戴着

口罩，也遮不住。這反倒讓我一下子記住了他。那日的活動，是我和另一間學校的老師，帶各自學校的幾名同學一路行去山頂。顯然，那名老師對小裕談不上喜歡：「學習嘛，不肯動腦筋；打籃球，又不知道怎麼，和隊友搞不好關係，前幾天又被校隊的教練勸退了。」我抬眼看看不遠處的小裕，生怕他聽到這些。還好，此刻的小裕正在和我帶來的幾個同學聊着「世界盃」，小裕是日本隊的球迷：「反敗為勝！日本隊好勁哩！」我莞爾一笑——舉手投足大咧咧的小裕至少是個積極思考的孩子。

路上，天空忽然飄起了雨。兩個學校的孩子們各自想到了避雨的辦法。小裕和另一名男同學想出的主意老套但實用：一個人把外套脫下來，用於兩個人遮住頭部，然後兩個人互相攬住肩膀，抱團取暖。小裕毫不猶豫地脫下外衣，裏面只有一件很薄的打底衫，與他結對的同學趕緊和他把肩膀搭起來。到了山頂，我對小裕說：「趕緊把衣服穿好。」山上風大，更涼，當心感冒。」小裕大大方方地說：「老師，別擔心，我體質很好，你看，我的腹肌和胸肌，很結實的！」

那天活動結束後，我搭港鐵回家。到站出關，我竟在人群裏

看到了小裕。他也看見了我，便趕過來和我打招呼。原來，他住的屋就在我家附近。我和他聊了一陣，才知道，小裕有兩個姐姐，母親是做工程的，整日忙着維持全家的生計。

「父親呢？」我試探着溫和地問。小裕遲疑了一陣，告訴我：「父親在內地，湛江。基本上不『下』來。」「那你會回去看他嗎？」我隱約猜到了什麼。「疫情之前，我每年回去一次，疫情之後，我回去不方便了，他就每年回到香港一次，我也想他，他也想我呀。」他還告訴我，退出籃球隊，是他自己主動提出來的，因為隊裏面有兩個不友善的同學，總是取笑他是「有老豆嘅仔」。「我不想惹事，也想用多點精力在學業，就退出了。」分別時，我提出第二天一早送他去上學，他竟然有些靦腆地點點頭。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起了早，搭乘港鐵陪他到天后站，然後又把他送上了去學校的小巴。臨分別，我把溫熱的早餐遞給他，並叮囑他要勤力。晚上，小裕發來了一張相片，是我和他一起搭電梯的樣子。「請原諒我偷偷地影你，上一次有人送我上學，還是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母分手之後，就再沒人這樣待我了。所以，我早上忍不住想影下來。」

那夜，我很久無法入睡。我決定每個月都會找一天送他上學，給他多一點溫暖的盼望的清晨。



心窗常開 潘明珠

匙來勝利 貧富逆轉

這晚，老媽主廚炒了一鍋有味飯，像韓式石頭飯，有飯焦，飯中混了許多菜、肉和醬汁，媽媽給我一個金色的圓頭匙羹，說：「就這樣和着吃，美味！」

我們就一邊吃、一邊看韓劇《匙來勝利組》，友人介紹說，這是像童話般的奇幻故事，果然好看！故事大橋段由一個在路邊擺攤出售舊物的神秘老婆婆引起，話說土湯匙出身的窮少年李承天受盡委屈，偶然經過路邊攤，向老婆婆買下一個奇異的金湯匙，婆婆叮囑，只要用這金湯匙到出身富裕的同齡好友黃泰勇家中吃3次飯，就可與其交換了身份和父母，把自己變身為有錢少爺！故事情節由交換身份後漸開展和變得曲折，主角李承天取得金湯匙的貴氣人生，卻並非可安享榮華富貴，因他也要像許多富人家一樣，面臨繼承權爭奪戰……

此劇的大橋段令人聯想到童話名著《乞丐王子》，但當中個性迥異的兩個主角，對富與貧之家及家人有不同態度和反應，致令他們產生不一樣的發展和結局；全劇深刻地對於金錢、貧與富、勝和敗、尊與卑、親情與冷漠等種種思考，隱藏於複雜交錯的故事中，吸引人反思並追看下去。

此劇名為《匙來勝利組》，暗示且稍為側重了「有金湯匙便可以歸屬於人生勝利組」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反而削弱了此劇鋪陳出由貧富對照產生之戲劇張力和人物互動產生的火花。在前半部，窮小子（但學習成績好）變成了富家公子泰勇之後，他在富爸爸面前展現了經營投資才幹，當然好像如魚得水，勝券在握，符合了「勝利組」之說法；但另一方面，流落貧民家的「承天」，雖然生活條件差，但與父母相處融洽，深感從未有過之親情和幸福，心中富有，安貧樂道，誰又可以說他是「失敗組」呢？其實有錢不一定等於成功；當這「承天」有機會可用金湯匙重返自己原來的富人身份時，他竟毅然放棄，寧願留在貧窮卻滿載親情之家。在此家庭，有愛他的父母鼓勵他，可自由做自己喜愛的事，後來他還憑自己努力成為漫畫家呢！

看如此奇幻的戲，觀眾太投入當中變幻了，反不會去想如此交換父母和身份的方法是否合理，當我與年輕人分享時，大家最投入思考的是，在兩者對照下，孰輕孰重、孰好孰壞，該如何選擇，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匙來勝利組》劇照。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粵劇舞台上的創新思維

傳統藝術能放開束縛接受新題材、新嘗試、新科技，實在難能可貴，這才能讓新一代接受，使之傳承和發揚光大。

我是粵劇的門外漢，最近有機會欣賞由羅家英先生在粵曲中心小劇場主演獨腳戲《修羅殿》，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意外和驚喜，原來傳統粵劇可以是以這樣的科技、電影剪接技巧、多媒體元素，蒙太奇手法和燈光變化帶出的山野、寺廟、審庭和眾多人物相聚的效果；也想不到粵劇故事可以如此懸疑曲折、諷刺人性、善惡無定，帶出因果、思想德道、考驗信任，充滿哲理；想不到看劇要不斷動腦筋，散場後大家仍在滔滔不絕地討論劇情，誰是誰非，如此傷神……

這故事是由羅家英先生大膽創作，改編自日本黑澤明電影《羅生門》，這是他十分喜愛的故事。搬上古裝的傳統舞台，內容竟涉及強姦，也就是一個極大膽的嘗試。他挑戰粵劇少有的個人擔綱演出，同時飾演書生（武士）、強盜、婦人、和尚、商人、樵夫，更要反

串。令人意外的是，每個人物打扮都如此分明突出，每個人物的性格表達和內心掙扎都如此絲絲入扣，他一個人的獨腳戲會如此熱鬧精彩毫無冷場。人物服飾替換不斷，卻都一絲不苟。

今年76歲的大佬信可有如此開放思維，接收新科技和創意實在難得，讓我佩服的是他還有這樣的魄力去演劇長90分鐘的戲，歌詞對白造手全背唸下來，也驚嘆他如何做好了！

我們常說傳統粵劇和各地戲曲難以吸引新一代接班，羅家英先生的《修羅殿》正是個好例子向年輕人表達，不一定要大鑼大鼓，傳統藝術是包容的，海納百川，接受任何新的意念、技術和任何人！



粵劇《修羅殿》中羅家英的其一造型。作者供圖



百家廊 高衛國

一滴水珠的姿態

我以一滴水珠的姿態，行走河流。河流容納了我赤裸渺小的身體，在水裏我能感知河流的脈搏和心跳。一條河裏藏着整個村莊的秘密和過往，大水漫過以後，河近岸的蘆葦又掙扎着挺直了腰身，河床上深深淺淺的水窪是我尋寶的去處，水窪的礫石下常常可以撿到銅錢和銅板。

我眼前的這條河一定見過村莊的歷史和興衰，博爾赫斯說：「一個人活着的時候就像水存在於水中；一個人死去的時候，又像水消失在水中。」在河流的兩岸有多少人來過，又有多少人悄無聲息地走了，來與走構築了村莊的永恒，村莊在時間的流逝中延續，而河流像一個見慣不驚的智者，它不動聲色地記下了這一切。

河流是一個人情感的源頭，水裏藏着一個人的鄉音，藏着一個人的方言。方言是一個地方的人文密碼，深藏於水土之中。我舅舅所住的村莊名叫黃莊，在鄉人「滑莊」的發音中，使我的整個童年對村莊的認知存在一種誤區。豫北平原齒硬，直接念「hua」，力度的拿捏中自然地「ng」省去了。在我的家鄉，牛不唸「niu」卻念「ou」二聲，這個發音的變遷卻不得而知。仔細追溯，這些與故鄉血脈相融的方言，就是家鄉這條河水的滋養而形成的。

河流在時間的流淌中匯成了一條哲學之水，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河流因孔子的這句表達具備了文化意味，河流因不捨晝夜聯繫在一起，呈現的是時間的線性流動，而非空間上的區域流動。孔子站在河邊，面對清澈的河水發出的感嘆，時間如水，透明的液體中藏着如此深奧的哲理，孔子捨不得它白白流逝。我常常想假如孔

子面前是一條污濁的河流，他一定說不出內涵如此深刻的話。

站在這條河的面前，我望見了自己赤裸的童年。在那個撒歡撒野的年齡，我和夥伴們都無法抗拒水的誘惑，每到夏季我們總是相約去河裏游泳，游累了便在淺水處摸魚、逮蝦。整個上午我們都在水裏泡着，不願意上岸，一直到該吃中午飯的時候，誰家祖母或是母親最先走上堤坡，呼喚孩子吃飯的聲音一聲聲傳來，我們才極不情願地從水裏出來，踩着岸邊鋪了一層細沙的小路折回家中。

中午和夜間是不能下河的。按照村裏人的傳說，水裏面藏着水鬼，水鬼躲貓貓一樣在河流、池塘各處等着，等着抓到一個溺水的人來頂替他，然後他自己才能去投胎。祖母不止一次給我講述這個傳說，並一再叮囑我正午和夜間千萬不能下河。

我童年時期的某個夏天，咆哮的哭喊聲從我們經常下河游泳的入口處傳來，我循着聲音跑去，河坡處圍了一圈人，隱隱看見有一個人躺在地上，因為人群遮擋了視線，我未看清他的臉。人群中有人小聲嘀咕，這個人就是鄰村經常來河裏捉蟹的那個人。我眼前浮現了他的身影，他經常穿一身水衩，在傍晚時分出現在河邊，但是昨天晚上他在河中遭遇了什麼，只有河水明白曉。河水不動聲色，一如當年它肆虐時吞食下岸邊的莊稼。

這時候我想到自己村莊的明升，明升原本是農技站的技術員，負責麥種的選用、農田施肥和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止。包產到戶後，他技術員的身份也逐漸被忽略；後來大家慢慢發現他還是一位捉蟹能手。每年農閒時，常見他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握特製的鐵叉，穿一身皮製的水衩行走在鄉間的河灣。後來他突然收手了，據

他自己說：「別提了，以後真的不幹了，想起來都有些後怕。」某天傍晚河面吹來溫潤的風，河畔蘆葦搖蕩，他沿着河岸踽踽，已經又住了一隻放進了手提的袋子裏，回頭一望滿河川都是蟹，似乎在歡迎他下河去捉。他頭皮一陣發麻，頭髮根冒起了陣陣寒意，趕緊把捉住的那隻也放回了河裏，並發誓今後絕不再幹這個營生。

現實的驚懼和神秘的傳說是否來自某種超自然的啟示，我不得而知，但是人與自然本應該和諧共生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我們確實需要帶着萬物有靈的敬畏心行走江河和大地。記得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說：「在自然界不存在任何孤立的事物，控制自然就是一個妄自尊大的詞語。」我童年時期十里八鄉的水域河道很常見，除了小河還有許多溪塘溝渠，如今這些原有的水域也愈來愈少，河流、湖汊、溝渠、澤澤、水灣、溪塘，有的斷流，有的乾涸，有的一轉身隱於時間的背後，不見了蹤影。

家鄉的小河也在歲月流逝中改變了原有的模樣，清澈的河水不見了，密匝匝的蘆葦蕩消逝了，岸邊的紅茅、碎葉連也絕跡了，水裏的魚蝦蟹都逃走了。這些生靈後來的去向我不得而知，牠們要逃向哪一片水域才能夠橫渡永恆的動盪和艱澀？如果魚也有記憶，那條嘗啄食我腳丫子的小魚會不會記住我的容顏和良善，而那些不堪忍受人類將污濁垃圾隨意拋進河流破壞家園的魚，會不會記住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我並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但是在我返鄉的時候，面對着逐漸消逝的河流，我特別想和腳下的小河說說話，可是白沙不見了，蘆葦蕩消逝了，魚蝦逃走了，小河快要乾涸了，那些曾經和河流有關記憶和故事，我又能說給誰聽呢？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海灣明珠的高光時刻

就在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2022年世界盃的主辦國卡塔爾隊以0：2負於荷蘭隊慘遭淘汰。雖然小組賽3場皆敗提前回家——並不太準確，他們家就在此；雖然甚至終結了世界盃有史以來東道主首場不敗的神話；雖然被全球群嘲為「最弱東道主」……但是，這顆近期大熱的「海灣明珠」顯然還能繼續吸引全世界人民的流量。

畢竟，誰不愛看「壕無人性」的故事呢。

其實就在短短50年前，卡塔爾都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也沒發現天賦的寶藏，那時的卡塔爾人還是以部落形式靠潛水採珠和捕魚為生。1971年，卡塔爾獨立，同時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尤其是天然氣，其與伊朗共享的北方氣田擁有全世界已知天然氣儲量的10%。憑着這畝黃金氣，頭一天還在撈魚的卡塔爾人第二天直接坐進了保時捷。據美國知名金融雜誌《環球金融》統計，2022年卡塔爾的人均GDP將超過10萬美元，全球排名第四，同時富甲中東。

在此背景下，雖然踢得不怎麼樣，但「壕氣冲天」的卡塔爾人一手打造出了史上最貴的一屆世界盃。從2010年拿下主權開始，這個國家共投入了2,200億歐元的資金，包括興建地鐵、機場、酒店以及改造了8座堪稱藝術品的美輪美奐的體育場，同時將沙漠中的一個村莊直接升級改造為全國第二大城市。不僅如此，卡塔爾自己說得很清楚，自己「地小人少」，之後用上8

座超豪華球場，故會在賽後拆掉部分座椅捐贈，甚至是改變球場用途。翻譯過來就是：8大球場美嗎？「壕」嗎？貴嗎？無所謂，一次性的。

光說數字感受還不明顯，不妨直接來個對比：卡塔爾本屆世界盃的投資是巴西2014年世界盃的14倍、俄羅斯2018年世界盃的19倍，以及過往7屆世界盃總投入的5倍。

再不妨看看此次世界盃的獎金：冠軍4,200萬美元創紀錄，亞軍3,000萬美元，季军2,700萬美元。此外，32支參賽隊伍每隊還都將獲得150萬美元的參賽費，以補貼他們在卡塔爾期間的各種開銷。以上各項費用總計4.4億美元，史無前例，項項分計也都是創世紀的大手筆。

除了巨額基建和獎金，卡塔爾的「壕氣」還體現在長達10幾年的精心布局上：自2010年12月2日四輪投票後，國際足聯執委會終於宣布卡塔爾戰勝美國、韓國、日本以及澳洲四大申辦對手，成功獲得2022年世界盃的主辦權。卡塔爾馬上斥巨資建立了一所體育學院，不僅廣聘歐洲名宿任教，而且7年間反覆在非洲考察了多達350萬球員——是的，350萬，並沒有多加一個「0」，這個數字比卡塔爾本國人口還要多出近30%。隨後，卡塔爾「優中選優」，每年按計劃歸化24人入籍，慢慢打造出一支實力不俗的專業球隊。

雖然本屆世界盃，卡塔爾小組賽三戰皆負被淘汰出局，但這類「海灣明珠」的高光時刻卻實在讓人印象深刻。雖輸了場內，卻贏了場外。



信而有征 劉征

我不知道哪裏來的印象，唐吉訶德是一個怪人，喜歡騎着馬假裝是騎士，對着稻草人開戰。唐璜是個花花公子，到處留情。在我還年輕的時候，我可是大大地嘲笑了一下唐吉訶德，狠狠地鄙視了一下唐璜。不過等到有朝一日，我真的開始看《唐璜》這部長詩，才真的知道了什麼叫做純粹的愛的魅力。他那樣英俊，在少不更事的時候就吸引了一眾貴婦。還像《畢業生》那樣有了一段忘年戀。而後，是在海難中死裏逃生，又遇到了單純的海藻。再後來，當他不得不離開海島，他遇到了新的人。我記得在我看《唐璜》的時候，這部書顛覆了我對愛的認知。以前，我常會不由自主地就把愛看成是有條件的。自打看了這一部，我才知道原來愛擁有一個本體。並且，它比劉蘭芝的死亡還好，拜倫筆下的唐璜不絕望。

過了不久，我又看《葉普蓋尼·奧涅金》，久久地沉浸在連斯基喪生的悲痛當中。這個清冷的俄羅斯文學，讓我一下子把俄羅斯的印象定格在冬天，清冷、沉默，並且空曠。

於是，俄羅斯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甚好。以至於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轉機的時候，有一個俄羅斯大漢一言不發地坐在我旁邊。過後，又一言不發地幫我從置物架上搬出行李，之後又一言不發地坐下。我因為這長詩的緣故，居然覺得他很是符合我關於俄國的印象。

我想說的是，我們向來對於各種名著太熟悉了。久而久之，經常就會把聽說過當成是知道，而後再以訛傳訛地抓住某個驚世駭俗的故事片段，就開始老氣橫秋地拿着這些印象去評價這些從沒看過的名著。其實，很多隻言片語的描述都會把一個故事曲解掉。

據我的經驗，但凡名著，內容的第一要義是純粹和單純。作者往往心胸十分寬廣，且絕大多數會描述人。對於那些我們日常在嘴裏說出的八卦，到了作家的眼中，他往往是本着單純的心去感受。於是，一段戀愛，只要發生了，主角必定是動了真情。作家會描述這愛情的情懷如何具有激動人心的美感。那是愛自然產生的美感。可傳言只說一句話：他愛錯了對象。甚至一對恩愛夫妻，我們也因為他們展示了婚姻功能關係之外的東西，比如當街親

人的預言

我，一談及此就先自己不好意思了。覺得這夫妻都結了婚，還管這麼膩歪着，可見這二人不正經。以至於用這樣的眼光傳出來的各種小說的剪影，就那樣三言兩語地為主角定了罪。他們無一例外，全都荒唐！

其實，說到底，我們的評判基本不是基於愛或純粹，而是基於道德感。一種道德捍衛支配着我們的行為，令一切都被道德化了。這倒不是說，道德是不好的。只是，談論道德必須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還原道德成為所是的是根源，得先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條準則。比如談論唐吉訶德，得先知道騎士精神是什麼，精神為什麼好。就像尼采，他不談道德本身，但他會寫一本書來挖掘道德的起源和誕生條件，這書叫《論道德的譜系》。惟其如此，當新的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們才會去建立新的行為標準，談論道德的譜系可以以快速打破舊的，以適應新的。而我對這個世界是相當樂觀的，我一直將技術看成是解放個體的條件。而且，技術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實現那些好的文學當中的純粹、單純的愛和感知。好的文學是關於人的預言。